

春在堂全書

第十一函
函十二冊

春在堂尺牘四

德清俞樾

與楊石泉中丞

辱手書猥蒙不遺在遠存問殷殷感甚又承示知明歲
擬選刻叢書不特嘉惠方來抑亦表章前哲甚盛舉也
惟既稱叢書體大物博宜乎無美不收如經學史學以
及天文地理之書兵家法家之言六書九數醫卜禘技
上而朝章典故名臣言行下而草木蟲魚之名琴棋書
畫之譜蒐羅宜廣選擇宜精不可執一己之見自狹其
門戶又不可徇友朋之請濫費夫棗梨庶幾美而且富

傳播藝林成一鉅觀每種之後宜仿提要之例撮其大
指刊附簡末亦或考證異同辨別得失如樾譎陋不足
以任斯役謬承垂愛許援古人書局自隨之例殊增媿
慙或當從諸賢之後稍參末議助成盛事耳

與世襲一等侯曾劄剛

三月四日樾在福甯望海樓與諸同人讌集忽有人傳
述一月以前吾師已騎箕天上不禁投箸失聲猶冀此
信或未必真乃越數日而見之邸抄矣憶去冬在吳門
謁見并承枉駕春在草堂精神矍鑠談笑從容竊謂雖
有微疴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媲美汾陽不意此別

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歐陽文忠也曰
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吾師豐功駿烈旋乾轉坤
豈僅六一先生之比而槪之不肖辱吾師知遇之厚視
蘇之與歐其感激更當何如木壞山積吾將安仰龍門
在望悲不自勝又何以慰大孝之創巨痛深乎迢迢千
里不獲躬詣金陵與於執紼之役負疚殊甚謹寄呈一
聯聊表微意伏念從前以文字受知每蒙吾師許可茲
則廣桑山上隔絕塵寰唯小子斐然未必夫子莞爾矣
書至此曷禁漣如口

與王甫兄

月之二日曾去一書仍附補老信中已到否起居定必
佳勝庭中花事近日何如吏隱之福實所豔羨弟已于
三月廿八日還西湖精舍雖託江湖之名未免褊褊之
累遠不如福甯太守之清閒自在也 南莊府君手批
四書精細可以當著書弟在蘭溪舟中手自鈔錄大學
一書已及傳之九章略以意貫穿使成片段以小字雙
行夾寫附於每節之後其有及注文者摘錄注文亦以
小字書其下自還精舍未遑從事然稍有空閒卽當卒
業不敢輟也還杭後聞人言曾文正師事乃知真靈位
業中人來去分明固自不同其身後事皆手自料理楚

楚然後歸真二月朔梅方伯入見勸暫請假公笑曰吾
不請假矣恐無銷假日也至誠前知豈不信夫弟途中
補作福甯襍詩十三首內一首云海色山光逼畫欄何
殊腸詠在蘭亭無端忽墮風前涕一月前頭墮大星爲
文正發也又白福甯還杭州得襍詩十四首內一首云
子陵臺在暮雲端兩岸山光已飽看安得於潛問遺老
重尋石室古巖灘則據水經疑漢晉時所謂巖瀨者在
桐廬至於潛一路而非今之七里瀧也及晤楊石泉中
丞語及之石翁曰桐廬至於潛昔嘗經由其地分水以
下淺瀨急湍不容舟楫過分水後涓涓細流井不成溪

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
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
保重深思吾言

與彭雪琴侍郎

四月二日在西湖精舍接惠書知去年所致之函由曾
文正師五百里火票飛遞一十四日而達左右羽書星
火送到山人詩瓢是亦千秋佳話而不意瓊瑤報我之
時已在文正師箕尾歸天之後緬懷知遇曷勝泫然伏
讀來書語長心重旨遠詞文令人有雲中白鶴天半朱
霞之想所鈐小印有曰兒女心腸英雄肝膽慙請益以

未至西湖精舍筆墨叢襍賓客紛緜遠不如福甯太守
之清閑自在矣汝南旋之計聞又不果在都固無佳況
還南亦乏良圖觸藩之歎誠有如汝所言者眼前既不
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病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
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昨得彭雪琴
侍郎書有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
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嘗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
中年一截晚年一截此三截中無一豪拂逆乃是大福
全福未易得也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
截好須在中晚方佳若晚年不好便乏味也必不得已

中一截不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
之小不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善自
保重深思吾言
與彭雪琴侍郎

四月二日在西湖精舍接惠書知去年所致之函由曾
文正師五百里火票飛遞一十四日而達左右羽書星
火送到山人詩瓢是亦千秋佳話而不意瓊瑤報我之
時已在文正師箕尾歸天之後緬懷知遇曷勝泫然伏
讀來書語長心重旨遠詞文令人有雲中白鶴天半朱
霞之想所鈐小印有曰兒女心腸英雄肝膽慙請益以

二語曰書生面目神僊骨相便足盡君之爲人矣和章
如行雲流水隨筆抒寫風韵神味無一不勝眞天才也
惟揄揚之過在所不免然亦見賢者之多情矣樾正月
之末至閩中省視老母起居在家兄福甯郡齋小住一
月於三月廿八日仍還西湖補行課事文正師之喪不
克躬與執紼之役於心歉然聞素車白馬飛隸金陵閣
下風義甚高篤於師友古之人古之人也未識能使道
至蘇杭一游訪名山兼尋舊雨乎此閒當事諸君皆言
已有 詔書趣公出山不知此信果否伏念功成身退
長揖歸田自是大丈夫行徑然近者 朝廷雖號治平

而西北軍事猶亟東南伏莽未清吾師柱石忽摧未免
厪 聖明南顧之慮閣下上念 朝廷倚畀之隆下念
蒼生屬望之切綸巾羽扇再出東山以成文正師未竟
之志至海內晏然中外無事然後歸從赤松子游度天
下後世必不以馮婦笑公也閣下儻有意乎
又

前覆一函并紀行小詩五十八首定入照矣比聞綸巾
羽扇橫大江而揚船以整暇治兵以德威馭將文正師
騎箕之後有此替人不特紓 朝廷南顧之憂且以繼
文正東山之志翹瞻大樹良用欣然惟未識虎節朝

天之後何日南來須知望軍門而企踵者將佐蒼生而
外更有漫郎擎叟也樾於五月中還吳下鴈廬杜門經
月幸辭襁褓之譏伏案終朝殊乏蕭閒之致八月後擬
仍至西湖講舍前年賜書聯額尙縣第一樓中每瞻妙
墨如挹英風也

與王甫兄

聞服附桂等劑未知投否醫家各執一理其稍讀醫書
者言之必娓娓可聽求其實效茫如捕風近時岐黃家
宗黃坤載扶陽抑陰之說往往喜用桂附亦有利有弊
未可偏執惟中年以後火氣已衰藥之涼而膩者殊不

相宜桂附之弊究屬君子之過弟近服梁公百歲酒頗
似佳也來書言臨平先達一事惜未言明出晉書何傳
考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而劉昭續志已不見
則久經併省晉書亦無此縣其爲今之臨平人無疑然
不知何以書臨平人而不書錢唐人也福甯郡志曾否
舉行吾浙有修省志之說或議以弟總其事然弟經生
疏於史學修志一事不獨煩心且易爲怨府昌黎文章
鉅公猶不敢修史況我輩乎當事者或果有此意當婉
謝之

與金眉生廉訪

承賜觀大著崇論閎議洵足拓開萬古心胸推到一世
豪傑閣下其今之陳同父平及讀遷居諸詩萃一門之
風雅作平地之神仙又令人神往不已竊謂閣下天生
逸才一時無兩才人學人均不足以望下風區中舊稿
多雍容大篇有關 中興全局者宜及時刊刻使海內
知半野樓中有絕大經濟與吾輩閉戶草元徒供覆瓿
者迥不同也尊意欲刻性理經學經世三書此誠不可
緩之巨舉僕從前嘗與曾文正議續刻 皇清經解而
卒不果文正薨逝事更難矣敏老志在引退意興闌珊
未必能料理及此也所擬序文三篇實有所見自是傳

作存此文於集中將來必有舉行其事者吾人立言原
不爲一時也惟鄙意言經學必以漢儒爲主亦猶言性
理必以宋儒爲宗所謂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卽以周易
論朱儒所說必及先天後天然則一部十三經開卷便
錯矣阮文達學海堂書謂未足以盡 本朝之經學則
可謂止是訓詁之學則不可其中天文地理典章名物
無所不有一代說經之書雖不盡於此然亦可謂集大
成矣後有作者但當踵事而增不必別開門戶此則區
區私見之不與尊意同者輒布陳之以附孔門盍各之
義

與吳平齋器平與吳中儲夏一卦四具形勢墨執無可
承示古器銘第一字豈不可識說文篆篆下有籀文篆
豈卽此字乎日工二字亦未知何義堯典允釐百工史
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是官與工義同左傳稱天子有
日官此日工或卽日官也未一字日更不可識橫看則
成日字頗與四字相似說文四象四分之形是其中止
取象分形橫豎皆可四者紀其數也漢器銘多記第幾
如好時鼎第十孝成鼎第一之類其取法於古乎三者
皆臆說聊以質之高明
與李少荃相國

承惠書并賜額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魄力沈厚
結體謹嚴如對垂紳正笏氣象從此銀鉤鐵畫照耀蓬
廬不獨圭華之光抑亦子孫之寶也又以流覽拙著春
在堂全書嘉許殷殷自惟閉戶著書徒費歲月得大君
子一言以自壯醬瓿上物價增十倍雖獎借之情或過
而慰藉之意良深伏而誦之塏塏起舞矣畿輔仍荒於
水而高原幸尙有秋福曜所臨自足迺和甘而消疹癘
然勞來安集以奠民居疏濬決排以除水害又費一番
經畫矣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公以一身任之天生
李晟豈偶然乎越吳中消夏一住四月紙勞墨瘁無可